

三毛最后一封信中隐含着很多“暗语” ①

名人传奇



陆浩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神秘死亡,她的死因一直是谜。而当时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才子陆浩平作为三毛最亲密的人,躲开了一切媒体的追访,奔赴英国留学。在旅途中陆浩平意外发现三毛生前送给他的书中的信笺——这是三毛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

陆浩平用20年时间重走了三毛去过的所有地方,用文字、绘画、音乐,写下本书,带领读者慢慢返回三毛与陆浩平相识、相知、真诚对话的每个场景,让读者看到、也听到传奇女性三毛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中最深切、最诚挚、也最令人心碎的灵魂告白。

流浪者之歌——发现三毛的最后一封信

1991年,三毛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离开人世,我也选择了用这样的旅程在寒假结束后回到就学的英国。

“呜——”古老的汽笛呼啸在寥无人烟的平原山谷,双层玻璃外的景致在冬季暮色中更显凄凉萧瑟,倒是越来越暗的天空让我把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也看得更加清楚。

远远看到车厢尽头进来了两名俄罗斯人,一位是穿戴着整齐的制服,胸前挂着三大排光荣勋章的老检票员;另一位则是胡碴爬满双颊、精神些许涣散的年轻海关。他们分别依序查验着车票、身份证,以及外国人的护照和签证。当地现实的政治形势告诉我,上车验证的海关似乎对于我这个来自东方,可能准备“偷渡”去西欧的中国人多有刁难。难怪他们一下嫌我签证盖章的印记不够清楚,一下又挑剔我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不够像。

最让我感到极度不悦的是:粗手粗脚的海关人员先是几乎碰翻了我身前小桌面上滚烫的红茶杯子,接着又不小心把白裸的方糖撒了我满身;还在清理时大手一挥,连我放在桌上那本三毛生前送给我最后的书《滚滚红尘》都不能幸免。刹那间,书本竟然变成了“滚滚红糖”,被海关肥厚的“熊掌”横扫一劈,跟着糖屑恰如导弹般飞了出去,重重跌在狭窄的车厢走道上,偏巧还不偏不倚地被两个冒失追打玩闹奔跑过去的孩子给狠狠地踩上了两脚。海关走去费力地弯下肥腰帮我把书捡了回来,眼神没有一丝歉疚,于是我也面色凝重地用单手去接,勉强挤出了那句我惟一会说的俄语:“死吧死吧(谢谢)”,口中

还喃喃自语,“‘死吧死吧’!你们全部都死死好了啊!”

不料,气归气,我低头一看,手上刚接回的书本里怎么露出了一小截薄如信笺似的纸,这才意外发现这封信,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我急忙把它打开,首次展读了三毛偷偷夹在书里遗留给我最后的文字。

三毛工整又潇洒的亲笔字迹跃然纸上,诉说着她“走了”,着实令我惊讶且悲愤莫名,心情激动到不能自己。此刻我快喘不过气来地握着这张素净死寂的信笺,只好频频把头转向火车的防寒玻璃外,假装眺望无垠低垂的夜幕正在吞噬西伯利亚的冻原大地,任凭整片被白雪覆盖的寒原青光全部反射在我的脸上。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更不愿见到的景象——车厢大玻璃上映着自己涕泪纵横的脸。巧思的三毛连这封信都是藏在《滚滚红尘》第66场戏,男女主角生离死别那一处。

在漫长孤寂的火车旅途上,我试着把她信中的每句话都细细思索解读,才发现她简直就在里面藏了无数个“达·芬奇密码”——有的我一看就懂,哈哈大笑!有的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绞尽脑汁才想通真正的含意,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完全看懂了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三毛真是一个爱玩躲藏的孩子,难怪她所写的信件里面真的是处处充满着“信中有信、字中有字”的微妙隐喻。

三毛啊!你走了,却留了一大堆的“功课”给我,让我到现在都做不到完啊!或许正因着这些充满愉悦负担的“功课”,让我总是惦念起这份难得的情谊。

三毛藏在信里的钥匙(1)

文人与文人之间“以文会友”的信笺往来,用字遣词本来就不太一样,也可能不易为一般人完全体会了

解。同时,我也发现,文笔精湛、心思细腻秀异的三毛在写最后这封信给我的时候,里面处处隐含着我们一年来许多轻松聊天谈心的“暗语”,难免会令一般人看了一头雾水。现在我就先试着把信中所有的关键词句一一标示出来,找到真正的含意,解读三毛藏在信里的那批“三百七十五把钥匙”:

小熊1:
我走了12,这一回是真的。
在敦煌飞天2的时候,游平,我要想你。

如果不是自制心太强3,小熊,我也知道,
我那批三百七十五把钥匙4会有起码一百把交给谁5。

这次我带了白色的那只小熊6去,为了亲它,我已经许久不肯擦上一点点口红7,可是它还是被我亲得有点灰扑扑的7。

此刻的你,在火车8上还是汽车8里呢?

如果我不回来了12,要记住,小熊,我曾经巴不得,巴不得,
你,不要松掉我的衣袖9,在一个夜雨敲窗10的晚上。

好,同志11,我要走了12。
欢迎你回台湾来。

爱人11 三毛

1.小熊——

这是三毛对我的昵称,来自她把每个真诚可爱并且常会带给人温暖的人,都当做西方陪伴孩子长大的“小熊”(Teddy Bear)。三毛曾说,如果将来有钱,一定要在台北市的街头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小熊拥抱机器”,只要谁的心情不好,就可以去投个铜板,得到一个热情温暖的关爱拥抱。

2.敦煌飞天——

三毛曾与我聊到:当她1990年首次前往祖国大陆甘肃敦煌时,曾经要求导游人员让她安静地独处在某个

石窟洞穴里一小段时间。然后后来她体会到了极为震撼悸动的感受——在幽暗挑高的室内空间里,三毛竟看到原本完全漆黑的上方,突然出现了高高地映在顶端巨大佛脸上明亮的光束。一如她几次濒临死亡的经验一样,正是翻飞悬浮在半空中鸟瞰,甚至看得到跪在地上的自己。于是三毛抬起头,心里面只想要迎着这黑暗中惟一安详和谐的光芒,像一个敦煌壁画上飞天的仙女,扬起飞蛾的双翅,兀自向前轻盈地飘去,永不眷恋回头。这段叙述后来在她的文章《敦煌记——夜半逾城》中也有记载。

3.自制心太强——

我们不妨用三毛11岁开始读了一辈子最爱的《红楼梦》再来理解三毛。三毛并不是一个只会寻求像史湘云般浪漫潇洒又率性的人,更不是一个像贾宝玉般偶尔会放纵自由的人。许多较为了解她的朋友一定都会看到,三毛同时还拥有林黛玉细腻敏感的才情与王熙凤大声大调又颇有能力见识的才干。只不过当面对真正的内心感情世界时,三毛竟然根深蒂固在心底藏着一个拘谨保守又固执所爱的薛宝钗。亦即她一直在悄悄地拉锯,用“应对进退得意”与“喜怒不形于色”的“自制心”,深深压抑着那份自己内心其实澎湃奔放的热情。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三毛对每个人都非常平等宽容,充满亲切活泼的热情,却不表示那就是一种世俗的男女情爱,更不能误会她会是一个随便虚掷情爱的女人。我非常同意:如果过度解读三毛文字书信里或表面相处口头上的热情情谊就当成是一种“爱”,那还真的是不了解三毛了。三毛可能放在嘴上到处嚷嚷的“爱”,都不如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那把钥匙想要去开启的“爱”来得委婉动人。

结婚后杨寿山一直不碰麦草

5

热门影视



高满堂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九四八年春天,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与国民党守敌连连长杨寿山僵持。双方在临时谈判过程中,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倒下时回身反击,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从而认识了杨寿山。杨寿山对她的生活、工作百般照顾,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尚铁龙返回鞍山担任分厂厂长,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

上期回顾

杨寿山告诉麦草,当年打尚铁龙黑枪的是他的一个不愿意起义的部下,后来被他毙了,但铁龙打了他一枪是真的。麦草把真相告诉铁龙,但铁龙依然不原谅杨寿山。

中央为支援鞍钢建设,送来一批北大、清华、南开的毕业生,还有几个学钢铁专业的高材生,一分厂和二分厂各分五名。尚铁龙刚来上班,听姜德久说,一分厂厂长杨寿山一早就开着车到车站去抢人了。尚铁龙一听急了,对姜德久喊:“找车去呀!”

大学生们下车了,杨寿山有礼貌地问一个大学生:“到鞍钢的吗?”“对呀。”“什么专业的?”“无线电。”杨寿山一笑:“哦,不是分给我们的。”那边,杨寿山的收获不大;这边,尚铁龙已经满载而归,推着几个戴眼镜的上了装甲车,开着就跑。

杨寿山开着车追上来,将车横在装甲车前面,下了车。尚铁龙也下了车:“喂,你们为什么要挡道?让开!”杨寿山有点着急:“你拉的这五个人都是学机械制造和电气修造专业的,应该归我们分厂,你们抢回去派不上用场。给你们分厂的那五个冶金专业的还没到,还要等些日子。”“我不管那些,先搞到手再说。”尚铁龙说罢,开着装甲车隆隆地驶去。

杨寿山无可奈何,第二天一上班,只好找已是公司经理的何厂长解决问题。何经理得知后痛骂了尚铁龙,并要求:“你要亲自把人送到一分厂,对杨寿山作个检讨!”尚铁龙无奈:“好吧。”

胜败乃兵家常事,尚铁龙是怀着这种心情给杨寿山送还大学生的。他来到一分厂办公室,对杨寿山吊着个脸说:“姓杨的,人送来了。算你狠,这个回合你赢了。”说罢,转身要走。杨寿山笑着说:“尚厂长,别走啊,何经理电话里通知我了,让你当面向我作检讨,我这半天耳朵掏了好几遍,就等着听你的检讨呢!”

尚铁龙瞪着眼珠子:“去你妈的蛋,检讨个屁!我还想揍你呢!人我给你送来了,我也得跟你要一个人。”杨寿山一愣:“跟我要人?我没有抢你的

人啊!”

尚铁龙拧眉皱眉:“姓杨的,别装糊涂!麦草的事儿先搁下,可是你得把我儿子还我,他姓尚,不姓杨。就你这个熊样,怎么能配做我虎子的爹!”杨寿山心平气和:“不错,金虎是你的儿子,可也是麦草的儿子,你要儿子不要紧,那也得征求一下麦草和孩子的意见。”尚铁龙一拍桌子:“少废话,他们的意见没用,就这么定了!”说罢,气哼哼地转身走了。

半夜,麦草醒来,一摸被子,又不见了杨寿山,她打着手电走进小仓房。杨寿山正在小铺上呆坐着闷头吸烟。麦草问:“寿山,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杨寿山不语。麦草又问:“不舍得孩子走是不?”杨寿山点了点头。麦草叹口气:“我也舍不得,要不咱不给他?”

杨寿山摇头:“尚铁龙也不容易,打了一辈子仗,解放了,他什么也没有了。我看着他孤孤单单一人,心里也不好受,还是把金虎给他吧。”“寿山,难得你这么体谅他,明天我就把孩子送给他,你快回屋去睡。”

杨寿山搪塞:“这些日子我被厂里的破烂事儿忙活得心里很乱,想静下心来捋捋这堆乱麻,你回去睡吧。”麦草笑着说:“回屋睡就耽误你捋麻了?”杨寿山也一笑:“守着你能不耽误吗?你回去吧。”“回头我给你加床被子,别冻感冒了。”麦草说罢,走出小仓房。

二分厂二号炉举行隆重的复工典礼,车间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何经理等厂领导陪着贺龙同志在现场观看。贺龙同志在炉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送来了“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还带来毛主席给大家的话:鞍钢不仅要出钢材,也要出人才!贺龙同志走后,尚铁龙趁着大伙的热乎劲给二分厂的骨干开会,要在

全厂职工中掀起技术竞赛热潮。他对大家讲,他打算搞快速炼钢法,提高生产效率。接着,他向大伙讲过去他在青岛德国人的炼钢厂干活的经验。那时候,炼钢厂的主要岗位都由德国人把持,每座平炉只有一个中国人,德国人看他手脚麻利,人也勤快,就让他做了炼钢工。一次,几个德国人围在一起看钢样儿,他也好奇地凑到跟前,可是德国人不让看。他就把看完的钢样儿偷偷藏起来,没有人的时候,拿出来细心观察钢样儿的断面结晶,牢记在脑子里。时间一长,他一看钢样儿就知道钢水含碳量有多少。一天下午,几个德国人为一个钢样儿的含碳量争论不休,恰好尚铁龙在跟前,随嘴说出了含碳量。德国人还嘲笑他,可等化验结果一出来,含碳量和他说的一样!德国人十分惊讶,怕他学会炼钢技术,把他赶到食堂当伙夫去了。

尚铁龙兴致极高:“那时候,我就有提高炼钢速度的想法,可咱说了不算,我也偷偷尝试过,可一个人不行。”铃木加代很有兴趣:“厂长,请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好吗?”尚铁龙喜形于色,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详细讲了他的想法……

杨寿山听说尚铁龙要搞快速炼钢法,也召集厂里的技术人员开会研究对策。

夜,渐渐深了。月光如水。麦草在家里洗澡,她一下下往身上撩着水,满脸的柔情与期待。洗过澡,麦草打开另一间屋子的门,看门儿和金虎睡得很熟,轻轻掩上门回屋,对着镜子精心地修饰了一番。她铺好被窝,又上面扑了点儿香粉,然后坐在炕边等待。

忽然,麦草听到杨寿山的咳嗽声和锁自行车的声音,她急忙脱光了全身的衣服,迅速钻进被窝。但是,麦草等了很久,杨寿山也没有进来。麦草

心中不由得冒火,她三下两下穿上衣服,来到挂着锁的小仓房门前。杨寿山进不了被麦草上了锁的小仓房,坐在门口吸烟。麦草气冲冲地站到杨寿山面前:“寿山,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结婚多长时间了?你碰都不碰我一下,你什么意思!”

杨寿山抽着烟不抬头:“你多心了,没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不回屋里睡?”“这些年,我一直单身,还没有心理准备。”麦草质问:“没有心理准备?那你和我结什么婚?”“我就是想有一个完整的家。”麦草怨气直往胸口顶:“家是什么?谁的家不是老婆汉子睡一个炕头?你把我娶来守空房啊?我是给你看房子的吗?”麦草不由分说,上前扯着杨寿山朝屋里走去。

她把杨寿山拽进屋子里,推到炕上,低声骂着:“杨寿山,你是男人不?你想折磨死我呀?”边说边扒着杨寿山的衣服……杨寿山奋力抗拒,低声说:“麦草,你听我说,我对你说实话吧,我,我不行……”麦草一愣:“你说清楚了,什么不行?”

杨寿山看着眼前的女人:“麦草,对不起,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麦草一惊:“什么事?你说呀!”杨寿山吞吞吐吐:“我当兵的时候,下身挨过子弹,当不成男人了,这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把你骗了,要不,咱俩就拉倒吧……”

麦草呆呆地看着杨寿山:“你说的是实话?”“麦草,你想啊,你人长得漂亮,成天守着你,我但凡下面下气,能放过你吗?”麦草犹豫了一下:“光你说不行,我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说着就要扒杨寿山的裤子,她要亲眼验证。杨寿山双手抓着裤带躲避,麦草不依不饶地撕扯。

情急之中,杨寿山一下子把麦草推到炕下,麦草喘着粗气愣住,呆呆地看着杨寿山。杨寿山走出屋子,来到小仓房门口,一锤子把门锁砸开了。